

朝陽劇作選

第一輯



朝 阳 剧 作 选

第 一 辑



程一武、王、中

崔永林、王、中。

朝阳地区文化局剧目室编

1981. 6. 15

封面题字 沈延毅

封面设计 律相银

题图、尾花设计 王春田，孟浩，律相银

武乐群，王涛，杨春莹

朝 阳 剧 作 选（内部资料）

朝 阳 地 区 文 化 局 剧 目 室 编

朝 阳 六 六 七 厂 印 刷

字数 342000 开本 850×1168毫米 $2/3$

1981、6、15·第一版 印张 13.5

前 言

朝阳地区六个县、一个市，从前是属于热河东部地区，它正式做为一个行政区而出现，是自一九五九年始，这之后，便一直被人们称之为辽宁西部山区。这里是一个偏僻的山区，经济不怎样发达，文化也比较落后。戏剧创作，在一九五九年以前，虽然不能说是绝对没有，但也可以说是少的可怜！一九五九年初朝阳建市，划出一个行政区来以后，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，做为上层建筑的文艺事业也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。于是，戏剧工作者们便试图着写出一些自己的东西来，经过努力，却也产生了成果，出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戏剧作品，在省内，在地区内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。不幸的是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朝阳文艺界也同全国一样，首当其冲！从事戏剧创作的一些同志先后均被触及，有的被专政，有的被下放。他们所写的作品，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，进行反来复去的批判！收在这本选辑里的有些作品，如《孙膑》、《瓜园记》，便是在当时被定性的毒草作品。我们今天之所以又把它们收录在这里，并非说这是怎样了不起的杰作，而只是想使读者回味一下，在左倾思想指导下，对文艺作品所采取的粗暴态度，该是怎样地令人啼笑皆非呀！在十年动乱的时间里，朝阳地区的戏剧创作，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。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这才又开始活跃起来。

《朝阳剧作选》的第一辑，是把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九年，朝阳地区自己创作的一部分戏剧作品编选进来，主要是为了保存资料，避免其散失。这样的工作，我们今后还要继续进行下去。自然，工作中的疏漏也是在所难免的，希望戏剧工作者，乃至广大戏剧爱好者多多提出宝贵意见，以便改进我们的编辑工作。

编 者

一九八一年八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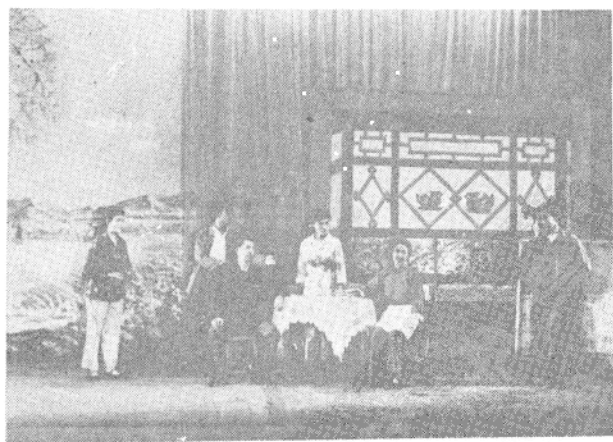
梨乡喜事

建昌县评剧团演出剧照



喜事风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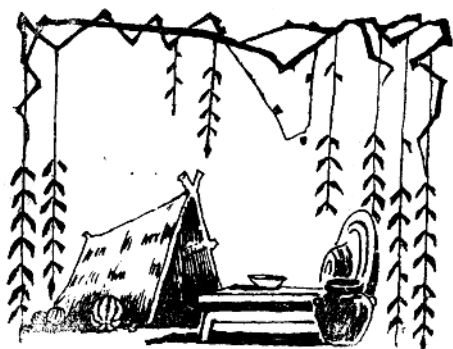
北票县评剧团演出剧照

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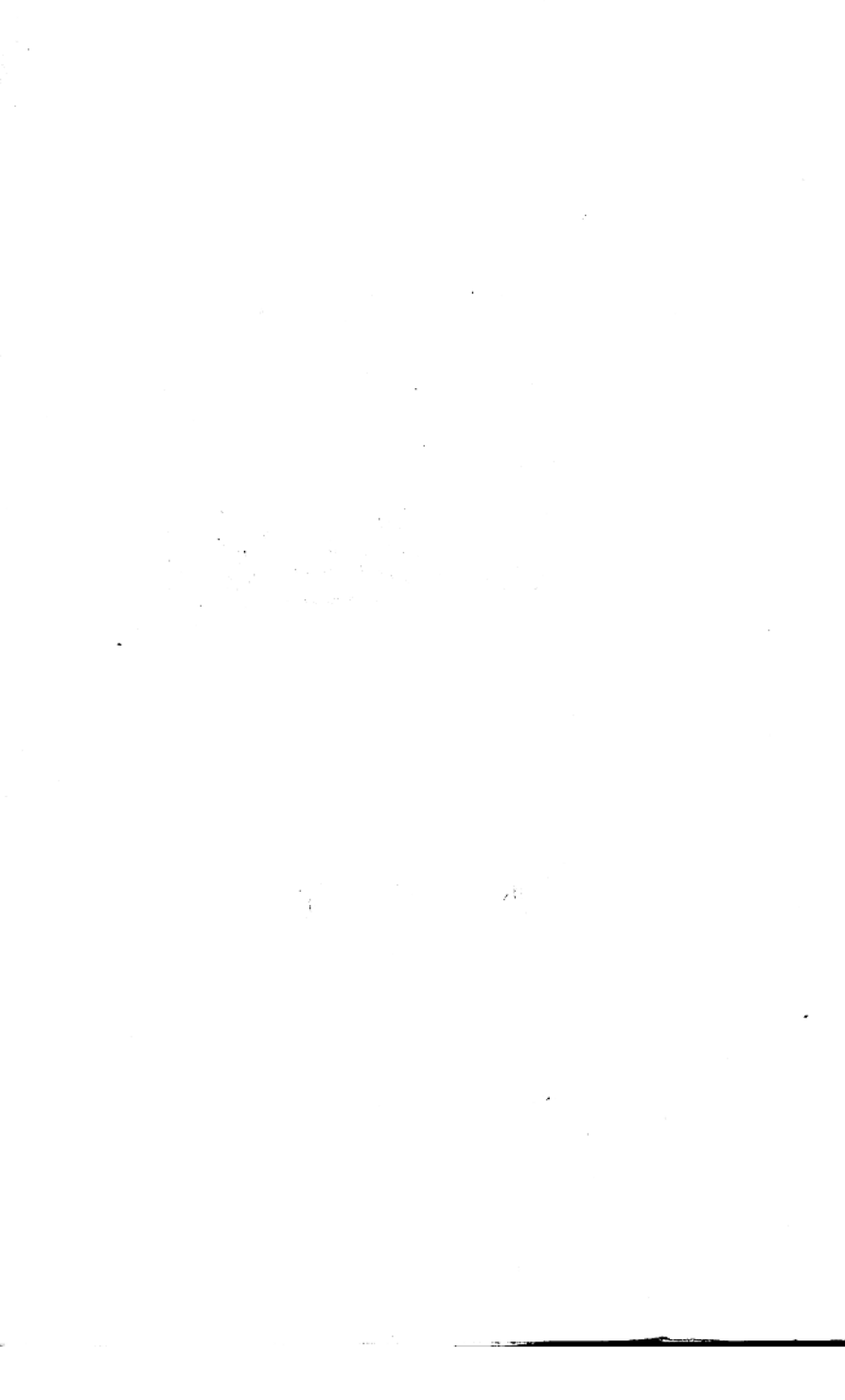
瓜 园 记 (京剧)	联 荣	伟 凡
喜 临 门 (评剧)	刘家声 韩永纯	陈风歧
希 望 (歌剧)	黄伟英	刘志斌
心 愿 (话剧)	陈风歧 韩永纯	车爱军
梨乡喜事 (评剧)	黄伟英 刘志斌	张 开
喜事风波 (评剧)	李春盛	白景利
花 (京剧)	伟 凡	世 英
孙 膺 (京剧)	蔚 然	
凤 双 飞 (评剧)	国 海	伟 凡
商 洛 山 (京剧)	林 春	伟 凡
爱 与 恨 (话剧)	林 春	伟 凡
		世 英

评 剧



瓜 园 记

联 荣 伟 凡



人 物 田玉梅——二十五岁，青年生产小组组长。

二 婶——四十岁，社员。

大 嫂——三十岁，社员。

小 侯——二十岁，青年生产小组组员。

王队长——五十岁，生产队长。

杜进财——四十五岁，社员。

时 间 现代。夏。某日午休时。

地 点 某农村西瓜园外。

布 景 面向舞台右边是看瓜棚，左边是一棵大柳树。

幕 启 杜进财上。

杜进财 (唱)火热的太阳把人晒，

心中有事奔向瓜园来。

我当初看瓜园干了好几载，

落个白吃还进外财。

当一个“瓜把式”实在不赖，

不料想一朝竟把筋斗栽。

千不怪来万不怪，

都怪那田玉梅她拆了我的台。

(白)我杜进财在这田家湾当了几年的“瓜把式”，咳！去年王队长一上任，听了社员们的反映，说我看瓜手脚不干净，批评了我一顿，一气之下，我甩手不干了。没想到弄了几个毛孩子顶了我的差事，眼下正是瓜熟招人的时候，我不信这些年轻人都是铁面无私，手脚那么干净！趁晌午头没事儿，又赶上田玉梅白天值班看瓜，我要看看她到底怎么样。田玉梅呀，田玉

梅，你若是让我看着你白吃、送人情，哼，有嘴说我？我看你怎么交代！

〔幕后“玉梅！玉梅！”喊声。〕

杜进财 有人！不妨，我就藏在这棵大树的后边。

〔小侯边喊边上。〕

小 侯 玉梅，玉梅！唉，谁在树后边？（细看，自语地）噢，杜进财。（喊）出来！不出来打你啦。

〔小侯拣起一小石子向树后扔去，正好打在杜的嘴上。〕

杜进财 哎哟！啊呀呀……你这小子，把我的牙都打碎了！

小 侯 哈哈，原来是你呀杜大叔！牙碎了？没啥，牙碎了少啃几块西瓜皮。

杜进财 我啃西瓜皮？哼，你呀！

（唱）当真人你就别说假话，

你大叔心不糊涂眼不瞎；

是不是你和玉梅订了计划，

见无人来偷队里的大西瓜？

小 侯 你别诬赖好人啊！

（唱）陆家营西瓜皮薄籽少个又大，

应当取经学习人家；

我给玉梅来送报，

凭什么说我偷西瓜。

杜进财 哼！嘴是两张皮，咋说咋有理呗！

小 侯 谁象你那样，过去给队里种瓜，白吃、送人情，拿集体的东西不心疼。你们家吃瓜下来的瓜籽，哪年也有个三盆两盆的吧？

杜进财 （冷笑）嘿嘿！（摸出打火机想抽烟）你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！

小 侯 我冤枉你了？（夺过打火机）我问你，这打火机是不

是你看瓜那时候用西瓜换来的？

杜进财 是，又怎么样？为这打火机的事，我作过检讨，也给队里赔过钱，还用你这毛猴子来教训我！我问你，你到底来干啥？

小 侯 我先问问你，你鬼头鬼脑地躲在这树后，你想干啥？

杜进财 干啥，你管不着。

小 侯 噢……我明白了，是不是别人看瓜，你信不过，以为别人也会象你那样手脚不干净。玉梅去年批评过你，你就趁人家白天值班看瓜，偷偷地躲在这树后想抓人家的小辫。你说，是不是？再不就是来偷瓜！

杜进财 （惊讶）什么什么？我偷瓜？你别乱扣帽子啊！嘿嘿，实话对你说了吧，你大叔是有点信不过那……

小 侯 去你的吧，人家玉梅才不象你那种思想呢。

杜进财 我怎么啦？傻小子，你才几天不穿豁裆裤。告诉你吧，“金凭火炼方知色，人与财交便见心”哪，谁不知道看瓜是个好差事，若不为啥玉梅他们给我提意见一点不留面子，队里一让他们青年组接我的差事，看他们那股子高兴劲！

小 侯 （厌恶地）哎呀呀，这话是啥味！（连连用手在鼻子前扇动）。

杜进财 好小子！你就这么作践你大叔啊！（过去用烟袋打他）你敢保险那田玉梅她铁面无私，手脚利索？

小 侯 没错！我敢保证田玉梅她大公无私。

杜进财 好，她真要是大公无私，我情愿四脚落地，围着瓜园爬三圈！

小 侯 说话算数？

杜进财 君子一言。

小 侯 一言为定。

杜进财 绝不反悔。

小 侯 （自信地）你输了！

杜进财 哎，有人，田玉梅她来了。

小 侯 玉梅……

杜进财 （急堵住小侯嘴）别吱声！（推小侯，小侯头碰到树上，忍痛，杜拉小侯藏到树后，下。）

〔玉梅持镰刀上。〕

玉 梅 （唱）镰儿如月草清香，
银镰飞舞割草忙。
青年人应该爱劳动，
志在农村百炼成钢。
高兴兴割下草一片，
欢喜喜收草放一旁。
送到队里作饲料，
喂的那牛儿肥又壮。

〔玉梅割草下。〕

〔二婶手提大竹筐走上。〕

二 婶 （唱）收工回家路过瓜园，
西瓜熟了招人喜欢。
鬼天气热得人直劲冒汗，
吃个瓜那可是——
解渴败火煞口甜。

（白）今几个是玉梅看瓜，（巡视四周）这儿还没有别人……（思考地）嗯，侄女看瓜二婶尝一个，不管怎么的她也说不出个不字来。（喊）玉梅，玉梅呀！

〔玉梅上。〕

玉 梅 二婶来了？

二 婶 哟！看累的满头大汗，干什么哪？

玉 梅 我割了点草。

二 婶 吃晌饭了吗？

玉 梅 我还不饿呐。

二 婶 这天可真热啊！弄的口干舌燥……

玉 梅 二婶，你渴了？

二 婶 （高兴地）对，二婶渴了。

玉 梅 我给你拿水去。

二 婶 （失望地）不用，不喝水。玉梅呀，西瓜熟了吧？

玉 梅 （有所察觉对方来意）嗯，熟了。二婶，您找我有事吗？

二 婶 嗯……是啊。

玉 梅 什么事？

二 婶 小事，你猜呢？

玉 梅 我猜不着，二婶您就说吧。

二 婶 唉，说……

（唱）她这是明知故问装不懂，

玉 梅 （唱）二婶的来意我看得清，

二 婶 （唱）我还得拐弯抹角将路领，

玉 梅 （唱）玉梅我坚持原则有章程。

二 婶 玉梅啊，看这瓜园，可真大变样了。往年杜进财种瓜，哪蒔弄得这么好，不怪人家都说你们青年小组有个钻劲儿！今年这瓜瓤口——一定赖不了啊，你说呢？你二婶猜得着……

玉 梅 蒔弄瓜这还是头一回，我们没有经验，这都是大伙的帮助，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啊。二婶，您不找我有事啊？啥事您就说吧。

二 婶 唉，傻孩子啊，你听我说！

（唱）俩一伙，三一群儿，

都说这瓜长的不大离儿。

二婶我要尝新鲜劲儿，

给你二叔嗑瓜子儿。

老母猪瞪着眼睛不长个，
准是想啃西瓜皮儿。
不用明说你也懂，
孩子你是个聪明人儿。

玉 梅 二婶，这好办，过两天队里就要分瓜了，到时候您要买多少都行啊。

二 婶 唉，玉梅呀！

(唱)要买西瓜哪儿都有哇，
可总得花上角儿八分。
二婶我到这找侄女，
就是为了找窍门，
玉梅啊，好侄女，
咱们不是外姓人儿，
只要你指头动一动，
二婶我如意又称心儿。

玉 梅 二婶，这可不行！

(唱)社员们曾将那规章来制订，
你也曾举双手积极赞成。
常言说大河没水小河干，
锅里无米碗里空。
这些道理你全懂，
却怎能集体个人分不清？
我怎能因私废公将瓜动，
破坏制度送人情！

二 婶 唉呀呀，我的好侄女，青瓜绿枣谁见着谁咬，这是情通理顺的事儿。再说，咱们又不是外人，大热的天儿，二婶跑到这儿来吃个瓜还这么犯难？

玉 梅 二婶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，这瓜是队里的。队里订了瓜园管理制度，这您也不是不知道啊。我怎么能拿集体

的瓜送人情，破坏制度呢？要是我自己的，还用您说吗？二婶！

(唱)要知道这本是队里的瓜地，

并非是属于我玉梅自己。

劝二婶还是要先回家去，

过几天就分瓜且莫着急。

二 婶 哟，大侄女，你真的不给我留点面子啊，把我就这么给卷回去啦？这胳膊肘往里弯，可没见往外拧的。常言说，亲不亲同姓还近三分呐，别说你还是我侄女，就这么芝麻粒大的小事，还值得这么犯难！

玉 梅 二婶，这是原则，可不是小事啊！您想想，你要是可以随便吃一个，别的社员也都来吃，咋办呢？谁想吃就吃，谁想拿就拿，那还有什么集体？咱们可不能不顾集体啊！

二 婶 开口原则，闭口集体，心里就是没有你二婶！要原则，不是还有个什么灵活性吗？你不会给二婶灵活灵活！就是集体，也有你二婶一份嘛！将来给也是给，现在给不也是一样吗？

玉 梅 二婶，现在可不行，队里现在不是还没有分瓜吗？这可不能灵活，您就等几天吧。

二 婶 哟！大侄女，你可真六亲不认啦？人有脸，树有皮，你算一点也不给我留面子啊？

玉 梅 这不是面子的事，您得分清公私啊！

二 婶 噢……我明白啦，你是怕挨批评！来，我不怕，你二婶自个动手！

〔二婶欲进瓜地，玉梅急拦。〕

玉 梅 二婶，二婶！

(唱)劳动的果实得来不易，

社员们洒下了多少汗滴。

打算搞好大集体，
全凭大伙心要齐。
怎能自私又自利，
不应该多占公家一丝一厘。
纵然是您说上千言万语，
我不能放弃原则把步移。
宁肯你说我无情义，
要想摘瓜我万不依！

二 婶 好啊，说来说去还和我打起官腔来啦！好，我算认识你这个大侄女啦！（挎起篮子，直往瓜园里闯。）

玉 梅 （着急地）您上哪儿去？

二 婶 不吃你的瓜，我上瓜地拔点草总行吧，家里兔子断草啦！

玉 梅 二婶，瓜地里没草，您到别处去拔吧。

二 婶 没草，谁说的？有土的地方就长草。我也是社员，拔一点草不犯法吧？这你管不着！（闯下。）

玉 梅 二婶！二婶！（随下。）

〔小侯拉杜上。〕

小 侯 怎么样，看见了吧？

杜进财 看见啥？

小 侯 看见人家玉梅怎样坚持原则噢！你认输不？

杜进财 认输？你没看她进瓜园了吗？你等着吧，有热闹给你看！

小 侯 唉，还看啥！人家玉梅的态度多坚决，刚才你还没看见哪？

杜进财 我看见啦，我看见玉梅她二婶进瓜园啦，她进了瓜园强摘两个，玉梅她作晚辈的能怎么着？也就马马虎虎的过去啦。唉，她们来了。（忙拉小侯下。）

〔二婶气冲冲地上，后边跟着玉梅。〕

玉 梅 二婶，二婶，你听我说呀！

二 婶 你不用说了，我长这么大岁数还没有见过你这样不懂人情的。

玉 梅 二婶，不管你怎么说，队里的瓜就是不能送人情，这是我的责任。要是谁想拿就拿，那还算什么集体。

二 婶 （边说边走）少给我讲大道理！（差点被草捆绊倒）唉，草，活该兔子有口福。（欲拎草捆。）

玉 梅 二婶！（阻止二婶拎草）这草是给队里割的。

二 婶 哟……这也成宝贝了？

玉 梅 工作时间割的草，就应该交给队里。怎么能拿着工分干私活。

二 婶 你算了吧！说的倒好听，还不是舍不得。

玉 梅 二婶，这草我是给队里大黄牛割的！（二婶一楞）大黄牛下犊了，这您是知道的。二叔是饲养员，他忙不过来，这两天您不是也起早贪黑地帮着二叔侍候大黄牛和小牛犊吗？您也不是一点也不爱护集体的那种人啊！

二 婶 这不假，用不着你夸奖，我还有那么点长处。

玉 梅 可今天在一个西瓜，一捆草上，您就想不开了。去年秋天的那次社员会上，您不是也批评过杜进财自私自利，不顾集体，还检查了你自己吗？二婶！

（唱）你过去爱占公家小便宜，
社员们也曾给你将意见提，
二婶的检讨大家都满意，
可不能雷声大来雨点稀。

二 婶 噢……听你这话，我这是又犯了？什么自私啊，占小便宜呀，为了一个西瓜你就给我扣帽子，过去我有那毛病不假，可我改了！你也不能总拿老眼光看人呐。

玉 梅 过去是改了，可您今天又犯了。犯了就兴别人批评。